

成都工学院图书馆

基本馆藏

324517

~~13346~~

辞典编纂法论文选译

· 第一集 ·



科学出版社



譯文選法纂編字典

第一集

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主編

科学出版社

1959

內 容 簡 介

本书包括有关苏联編纂辞典工作的論文四篇。其中有的对俄語和民族語辞典編纂理論問題作了綜合論述；有的从語法、詞义結構分析等方面进行討論；有的扼要介紹了辞典編纂中的一些原則和經驗。这四篇文章均譯自苏联“辞典編纂文集”第一集。这些經驗总结性的論文对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各少数民族語詞典編纂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辞典編纂法論文选譯

第一集

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語音研究所主編
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語音研究所翻譯組譯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117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61号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經售

1959年9月第一版 书号:1912 字数:101,000
1959年9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京)0001-2,045 印张:4 3/16

定价:0.64 元

譯 者 的 話

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为了配合少数民族語言辞书編纂工作,所的领导交给了我組一項任务,就是翻譯介紹苏联民族語言辞书編纂的理論和先进經驗,作为我們工作的参考。同时决定以苏联出版的不定期刊物《辞典編纂法文集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中有关論文作为譯介的主要內容。

不久前,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少数民族辞书工作會議。这次會議標誌着我国辞书工作新的发展阶段。为了配合这一工作的广泛开展,我們先把已譯好的四篇論文汇编成《辞典編纂法論文选譯》第一集出版。同时,还将繼續譯介苏联这方面有关的論文作为第二集出版。讀者对这方面有什么需要和意見希望多多提給我們,以作为选题时的参考。

本集所收的四篇文章都是由組內同志分別翻譯、校对,然后由小組集体审定的。由于譯校者水平不高,能力有限,錯誤在所难免,因此誠懇地希望讀者能多多提出意見和批評,以幫助我們不断提高。

中國科学院少数民族語言研究所翻譯組

1959年4月14日

目 录

譯者的話.....	(ii)
关于两种語言对照辞典中詞的意義結構的分析 H. H. 費尔德曼(1)	
前言.....	(1)
一、关于划分詞义的問題.....	(4)
二、关于区分轉义和借喻用法的問題.....	(20)
三、詞义的排列順序及其分类.....	(29)
四、关于同音詞.....	(34)
編纂格魯吉亞語詳解辞典的几項原則..... A. G. 契科巴瓦(46)	
語法結構的差异在对照辞典中的反映..... K. E. 梅金斯卡婭(64)	
編纂俄語-民族語辞典的經驗..... A. K. 保罗夫科夫(83)	

关于两种語言对照辞典中 詞的意义結構的分析

前 言

辞典編纂的实际工作在我国具有很大的規模：近三十年来編出了成百部的辞典；它們絕大多数是由国立外文和民族文辞典出版局出版的。近几年来，辞典編纂工作也在諸民族共和国开展起来。在辞典中占有主要地位的是两种語言对照辞典(以下簡称对照辞典——譯者)，因为当把一种語言的詳解辞典(以下簡称詳解辞典——譯者)作为单位計算时，对照辞典的数目就应用两倍的数字来表示。在对照辞典中，为那些从未有过辞典的語言初次編纂的辞典，或是在我国为某些語言初次編纂的辞典的比重在日益增长。属于后一范围的首先是一系列国外的和本国的东方民族語辞典，然后用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語言編纂的辞典，最后是用某些小国家的語言編纂的辞典。

辞典編纂法的理論研究显著地落后于实践。辞典編纂工作实际是在缺乏必需的經過周密研究的理論基础的条件下和同时缺乏总结經驗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就把那些为初次展开詞彙工作的語言編纂对照辞典的集体編纂者，置于特別困难的处境。这些集体編纂者或各編纂人，为了解决辞典編纂法的一般性問題，只好依据某种对照辞典以为范例，这种辞典的第二种語言通常是一种西欧語言。在解决与該語言有关的辞典編纂法的具体問題时，辞典編纂者就要依靠民族辞典編纂法，假如有这种編纂法的話。然而，缺

乏理論基礎是不能開始這項工作的。所有這些都使對照辭典編纂法問題的研究成為頭等重要的任務。

但是“對照辭典編纂法理論”這一提法本身是否合理？是否存在著與編纂一種語言的辭典（即詳解辭典——譯者）不同的兩種語言辭典（即對照辭典——譯者）編纂法的特点呢？這一問題不是從辭典工作的實踐中產生的，而是由我國第一篇專門談論辭典編纂工作的文章提出的，這篇文章的作者是最著名的語言學家和卓越的辭典學家 Л. В. 謝爾巴。在這篇有關辭典編纂法種類文章中^①，在描述辭典的類型時，對照辭典在“詳解辭典——翻譯辭典”的對比中，在“翻譯辭典的產生是由于需要懂得用他種語言所寫的原文”^②的背景下來到了自己的位置。但是，因為“任何一種語言的絕大多數的詞—概念都不可能和一切其他語言的詞—概念相同”^③，所以“問題的徹底解決就該是……用本族語言編纂外語詳解辭典”，而翻譯辭典（外語—俄語辭典——費爾德曼註）在新型辭典編成之前總歸是我們的“malum necessarium”^④，即不可避免的禍害。“翻譯辭典的特殊類型對那些不太懂得外語的，但又常常要用這種語言翻譯某些東西的人來說，仍然應當保留下來。這種辭典（俄語—外語辭典——費爾德曼註）應該為俄羅斯人正確地指出：在不同的上下文中如何翻譯俄語詞。”^⑤這樣一來，“任何一對語言都需要四種辭典——無疑需要兩種用辭典使用者的本族語註釋的外語詳解辭典，和兩種從本族語譯為外語的翻譯辭典。”^⑥

在謝爾巴提出的問題中，無疑重要的是，肯定在從外語譯成本

① Л. В. 謝爾巴：《辭典編纂法一般理論試談》第一篇短文《辭典的基本類型》（以下簡稱《辭典類型》），《蘇聯科學院通報》文學與語言部分，1940年，第3期。

② 同上，第112頁。

③ 同上，第113—114頁。

④ 同上，第115頁。

⑤ 同上，第116頁。

⑥ 同上，第116頁。（這裏所說的四種辭典是本族語與外語互註的詳解辭典二種，和由本族語與外語互譯的翻譯辭典二種，共四種——譯者。）

族語的对照辞典和从本族語譯成外語的对照辞典类型中差別是必要的。他指出在为本族人編纂的和为操他种語言的人編纂的对照辞典之間有不可避免的差別,这无疑是本質的問題。但是,决不能同意謝尔巴的那一基本原理:认为本族語-外語和外語-本族語辞典之間的差別,完全被翻譯辞典和詳解辞典所掩蓋。这种說法使得实践上是清楚的和理論上是重要的对照辞典的类似这样的特点模糊起来。“詳解辞典——翻譯辞典”的对比,頂好用另一种說法:“一种語言的詳解辞典——两种語言的翻譯辞典”。当然,在对照辞典編纂法中有一系列把它和詳解辞典編纂法联系起来的問題。然而,这些問題有自己的特点,如:詞彙表的組成問題是另一样的,解釋詞的意义結構的問題复杂化了,这也就是說辞典編纂法的两个根本問題是特殊的。并且除此以外,对照辞典編纂法有它自己的,而对一般的对照辞典來說又是共同的問題,例如:两种語言辞典——翻譯或詳解辞典的性質本身問題,对俄語-外語辞典和外語-俄語辞典來說是特殊的問題。不但如此,俄德語、德俄語、俄法語、法俄語、俄英語、英俄語等辞典的編纂法中(即在很早就有辞典学傳統和翻譯傳統的部門)有自己的个别問題,在俄語-东方語、东方語-俄語辞典(按照那些有古老的、丰富的东方民族的辞典学的东方語言編的辞典)的編纂法中有自己的問題,而在已編出大約十五—二十年的俄語-民族語、民族語-俄語(特別是苏联各民族中那些不仅沒有自己的辞典学,甚至連文字也是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才有的那些語言^①)的辞典編纂法,也有完全不同的問

① 其中一系列关于俄語-民族語辞典編纂法的問題在 E. C. 伊斯特林娜的有关研究苏联俄語-突厥語和突厥語-俄語辞典的文章《对照辞典短評》中,已得到闡明(《苏联科学院通报》文学与語哲学部分,1944年,第3卷,第2—3期)。不能不指出,尽管作者提出“对每一种語言的辞典來說,不應該只預見到讀者的一定的‘一种語言成分’”(第81頁),但文章在研究俄語-突厥語諸辞典时,沒有考慮到俄罗斯需要者的利益,而只是作为預定为突厥人(俄語不是他們的本民族語)使用的辞典來研究的。因此作者在这种情况下所談出的关于俄語-民族語諸辞典的部分原理和关于俄語的原理,可能 *mutatis mutandis* (反復无當地)扩大到俄語-外語辞典和它們的外語部分。这样一来,伊斯特林娜的文章就获得了一般理論的意义,超出了她所直接闡述的民族語-俄語和俄語-民族語辞典編纂法問題的范围。

題；更不用說那些在每一對語言的辭典編纂法中所產生的問題了。

作者以自己實際編纂辭典的經驗為基礎，給自己提出了研究對照辭典中的三個主要問題的目的作為開始。這三個問題是：(1) 什麼是對照辭典中的翻譯對象；(2) 如何分析被譯的詞；(3) 如何把他種語言的詞譯為本族語詞（在現情況下是俄語）。如何用他種語言表達本族語言的詞——作者不擬涉及。這裡要請讀者注意的是，本文是有关第三個問題的。^① 文中同時使用日語和俄語來舉例說明，但絕不只是為了談有关日俄辭典編纂法的理論，而是要談有关一般對照辭典編纂法的理論。

一、關於划分詞義的問題

對照辭典中詞的研究不在於機械地貫穿翻譯和解釋，而在於根本揭示詞的意義結構。只有這樣的研究，才能保證有意義地利用為俄羅斯人使用的俄語-外語辭典中所列舉的外語譯文。只有用這種方法，才能在為俄羅斯人所使用的俄語-外語辭典中建立起對這種外語的詞的生動和完整的概念。所有這些，不僅使對照辭典在閱讀原文時具有實際“參考”的價值，同時，在研究語言時還具有科學工具書的價值。從這一方面說，詳解辭典和對照辭典（主要是翻譯辭典）中，詞的研究原則是相符的，或至少應該是相符的。

對照辭典的翻譯特點在這方面含有使意義過於零碎的特別危險。O. C. 阿赫曼諾娃在談到關於希望“避免在語言學中如此流行的，在辭彙學中經常表現出的把各種各樣的命名，對詞的各種各樣不改變內容的使用，跟詞的各種各樣的含義，詞義的多样性相混的

^① 發表於《語言學問題》1952年第2期上的我的文章，《論中型對照辭典的特點》，是闡述第一個問題的，是本文的第一章；第三個問題則在下一期《辭典編纂法集刊》發表的我的另一篇文章中進行研究。

現象”^①時，指出了產生上述情況的一個原因。

大家都知道，各種各樣的物體、現象或行為可以用同一個概念總括起來，而這並不意味著表達這個概念的詞義的數目就等於物體、現象或行為的種類。而在諸詳解辭典中，每一位辭典學家大約都可以追究出這種熟悉的、動搖於兩種對立的企圖之間的現象：抓住詞在各種不同上下文中的共同意義和——相反的——闡明各種不同上下文中似乎是統一的意義的差別。在：Как отплатчу вам за эту услугу? (如何答謝您的効勞?) 這樣的上下文中，動詞отплатить (報酬，報答) 具有“отблагодарить (答謝)”的意思，而在：И до последней все обиды отплачены тебе, тиран! (直到最後，所有的屈辱都要你來償付，暴君!) 的句子中，“отплатить”有“отомстить (報復)”的意思，但是在兩種情況下，它都保留着較一般的共同意義——“完成什麼作為對某人行為的回答”，而在烏沙可夫主編的俄語詳解辭典中，正是這個意義被正確地作為動詞“отплатить”的唯一意義確定下來。在金田一、新村、金澤及其他人編的日語詳解辭典中，也是這樣確定意義相等的動詞“むくいふ”的意義的。但是，也是這几部辭典在研究“あいつ”一詞的兩種意義時，離開了這一原則：(1)“那個和某人共同做了某事的人”，(2)“那個在爭論、競爭中對立的人”。的確，那個和某人和平地談話的人跟那個和某人打架的人都喚起對立的感覺，但是，在這樣的上下文中，如 боку-ни-ва содан айтэга най ——“мне не с кем поговорить (我沒有人可以談談)”和 айтэ-но най кэнкэ-ва дэкинэй ——“нет драки, если не с кем подраться (如果沒有可以打架的人，就沒有打架的事)”，айтэ 保留着同樣意義：“тот, с кем (那個和某人……的人)”，也就是任何行為中的當事人的意思。由動詞 ай “встречаться (遇見)”，“соприкасаться (接觸)”的詞根 ай 和行為者后

① О. С. 阿赫曼諾娃：《關於語音和話語中詞的問題》，國立莫斯科大學語文系報告和通報，1948年，第5期，第29頁。

綴 тэ 組成的这个詞的内部形式,維持着它的意义的統一性。

在这种情况下,也和已举出的帶有 отплатить 和 антэ 等詞的例子中一样,上下文的作用和阿赫曼諾娃在引文中所举出的类似“дешевый сосновый стол (便宜的松木桌子)”和“вкусный питательный стол (美味的有营养的飯食)”的情况完全不同。在第二种情况下,上下文揭示出詞在語言中所具有的各种意义。在第一种情况下,上下文补充和明确詞的一种在規模上更广,但在內容上却比各种同音詞更貧乏的語言意义,这些同音詞在各种不同的上下文中可以作为它的代用詞(“облагодарить”和“отомстить”可以代替“отплатить”;“собеседник [交談者]”,“противник [對手]”等很多都可以代替“антэ”)。

补語經常能說明動詞的意义,虽然它實質上並沒有改变这种意义。从这一观点去看作为例子的俄語詞 уложить (安放,安置)是很有趣的。“уложить”这个詞的意思随着它是指人或指物而不同,因为这里补語的性质影响動詞意义的本身。在烏沙可夫主編的俄語詳解辭典中,уложить 用来指人时,意义是这样規定的:положить,придать кому-нибудь лежащее положение (安置,使某人具有躺的姿态)。这个定义是正确的,但是,那时在動詞 уложить 和 положить 之間就沒有意义上的差別了。уложить 在这种情况下是同義詞,意义确定为“приводить в лежащее положение (使得到躺的姿态)。”然而,某些差別当然还是有的。在烏沙可夫辭典中,这个意义是用两个例句來說明的,并且沒有补語:её уложили, и она впадала в усыпление (把她安置好,她立即入睡了)和 когда его подняли и уложили, в его стиснутой правой руке(当抱起他和安置好时,在他紧握的右手里……),等等。可是第二个例句并不完全符合定义。уложить 在这里与其說是使具有躺的姿态,不如說是关怀他的苏醒,是把他安置得象一个应该躺着的人那样,既然在此之前他由于跌倒,好歹已經躺下了,这样

說,是因为躺的姿态已經具备了(例句选自屠格涅夫的《克拉勒·米里奇》,在所引用的句子之前还有一个句子: она нашла его лежащим на полу[她……找到他时,他躺在地板上])。但是如果指出安置的地方,或是姿态,那么依据提出的任务,可以同样地使用这个或那个动词。医生在准备检查帶給他的病人时,对护士說: положите его на левый бок (請使他朝左側躺下);如果說 уложите,那意思是說要較長時間地具有这种姿态,而这在現情況下是不需要的。慣用語 положить раненого на носилки (把病人放在担架上)和 уложить раненого на носилки (把病人安放在担架上)的意思不大一样,第二个句子是說动作要很小心,而第一句只是通知这一事实本身,說明意义上的微細差別,这种差別在烏沙可夫辞典里是这样規定的: “помещать в лежащем положении (安置在躺的状态里)” (然而在慣用語 положите его на левый бок [請使他朝左側躺下]中, положить 正意味着 “придать лежащее положение [使具有躺的姿态]”)。慣用語 положить больного на кровать (把病人放到床上)和 уложить больного в кровать (把病人安放到床上)意思远不一样;第二句可以說是讓病人长时期地睡在床上,而第一句只是說把病人放到指定的地点,使之躺下。在把 положить 和 уложить 用于人的动作时,其間的差別可以用动词 лечь (躺)和 улечься (躺下)的对比來說明: 第二个动词和第一个动词的显著区别是它不仅意味着采取了躺的姿态,同时还指出是舒适的姿态和設想显然是較長時間地躺着。从所有这些例子里可以得出: 当 уложить 用于人时,意味着小心地或較长和較短時間地使具有躺的姿态。(順便說一下,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某一同义詞的使用,要求經過仔細的审查,审查的結果只有从比較分析这些同义詞,把很多例証都归到一起来研究才能得到。)大約,正是指出要長時間躺着的这个微細差別,所以在 “уложить спать (安置睡觉)” 意义上,例如: мать уложила детей

(母亲安置孩子們睡覺),使用動詞 *уложить*, 而不是 *положить*。最后,从它还引出轉意“*убить* (打死)”,也就是使某人永远具有躺着的姿态。例如: *Разбойники, грабители! На месте уложу!* (暴徒們,強盜們!我要就地处死你們!)

動詞 *уложить* 在用于物体时意义改变不多,它同样保留着指出动作的謹慎性,而主要是指安放得有秩序,同时也指使这种状态存在較長時間。唯有“使具有躺的姿态”的这一意义不再存在,因为这里只能是談到物体,而对物体來說唯一正常的姿态就是躺著(安放衬衣、劈柴,等等)。動詞 *уложить* 在保留这个意义的同时,除去直接补語外,还能有指示放到哪里——*во что, на что, у кого* 等等和 *в каком порядке* (按某种順序)——的补語。认为动作本身的性質依賴是否指出补語“*во что*”或“*на что*”而改变,认为在 *уложить белье в комод* (把衬衣放在五屜柜里)和 *уложить шпалы на железные дороги* (把枕木放在路盘上)等慣用語中,動詞 *уложить* 不是表示一个概念,而是表示两个性質如此不同的概念,以致这里应看到这个動詞的两个不同意义的想法,都是沒有根据的。实际上在烏沙可夫主編的俄語詳解辭典和奧日果夫編的俄語辭典(第一版)一样,在意义 2 的后面分出了帶有指示“*что-л. (隨便什么), во что-л. (到隨便哪里)*”的个别意义,它的意思被規定为“*складывая, поместить* (堆置,安置)”,甚至“*уместить* (装进,装满)”,具有同等独立性意义的有“*убить* (打死)”,因为它也位于特殊的 2 的后面,而在 4 的后面則提出了“*кладя в определенном порядке, расположить или сложить* (按一定順序放置,安置或堆置)”。然而对 *убрать белье в шкаф* (把內衣收到柜里去), *уложить белье* (安放內衣)和 *уложить белье в шкаф* (把內衣安放到柜里)等慣用語的比較,指出后一种定义完全适合于動詞 *уложить* 的两种用法。至于“装进”,則它是由补語“*в шкаф*”来指出的。这也就是那种在添加内容(增加了补語)的基础上,对统一意

义的不适当的划分。分析这个动词,是为了说明这个添加的内容。当然,在把指定的补语“чем-либо куда-либо (以某物,向某处)”变为“что-либо чем-либо (某物,以某物)”时,уложить 的意义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在这种情况下,直接补语是指地点,动词与此相应地取得“遮盖某一空间,按应有的顺序安置某物”的意义,例如:уложить бордюры клумб камешками (用小石子砌花坛的边)。转义:сделать в определенных пределах (在一定范围内做成),也是新意义,例如:уложить работу в срок (在期限内安排工作),其中首先指出对行为的限制,而这是以前的情况所没有的。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发生了那种性质上的变化,这就要求把相应的意义作为独立的意义来下定义。

如果详解辞典里词义的划分不是一件容易事的话,那么对照辞典里意义划分就更困难了。对照辞典中有一种危险在暗中窥伺着辞典编纂者,这就是以举出的译词意义的共同程度替换原词所标记的统一概念,而这种替换却被当作是划分词义的标准。但同时也不能忘记,对照辞典和详解辞典也有共同的地方,即这两种辞典都需要确定某种语言的词义,只不过详解辞典是用同一种语言手段做这个工作,而对照辞典却要用另一种语言手段罢了。显然,词的意义结构并不依赖于它在某一辞典里作为解释的对象而有所改变。如果词的结构正确地反映在辞典所提出的词义体系里,那么,想来这种体系在所有的以该语言为主体语言的对照辞典中,都应当是一样的,并且跟该语言的详解辞典也应当是符合的。从俄语出发,可以更清楚地说明这种情况。俄语诸详解辞典完全公正地为:动词 надевать (穿,戴)在带有补语 белье (内衣)、рубашка (衬衫)、брюки (长裤)、ботинки (靴子)、шляпа (帽子)、пояс (腰带)、перчатки (手套),甚至 очки (眼镜),甚至 кольцо (戒指)时,都具有同一个意义。换句话说,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动词 надевать 都表示一个相当广的、可以包括动词和所有这些补

語的組合的概念。日語在談到同樣的衣服和有袖子的內衣的意義時，應該說 *кópy*，談到長褲、短褲（同樣還有關於鞋和長襪）時，則說 *хáкy*，談到頭飾時用 *кабópy*，腰帶用 *снмépy*，談到眼鏡（同樣還有斗蓬和披肩）時，說 *какépy*。關於手套和戒指用 *хамépy*。德語里談到任何衣服、內衣，還有鞋、長襪子和手套，都說 *anziehen*，關於頭飾，也和眼鏡一樣用 *aufsetzen*，關於腰帶（和雨衣一樣）用 *umlegen*，等等。難道能允許在俄日辭典中把動詞 *надевать* 的這一個意義分為六個，以適應所舉出的六個在日語體系中根本不是同義詞的日語動詞，以及難道能允許同是這個意義却要用四種形式來表示，以適應德語的四個譯詞嗎？要知道，這就意味着會提出關於 *надевать* 這個俄語詞的意義結構的不正確的概念，只是因為這個詞所表達的、為俄語所具有的一個概念的這種意義，是其他這些語言所沒有的。顯然，對照辭典的編者在劃分詞義時，不應依靠譯文，而應依靠相應語言的詳解辭典。如果對照辭典的編者不能依靠詳解辭典是由于根本沒有這種辭典，或是由于現有的詳解辭典不能使他完全滿意，他總還是應該力圖先在原文語言的範圍內劃分詞義，然後可以用本族語言個別表達每個意義，同時要牢牢記住不能由于譯文的原故，而把一個意義分為好幾個。

譯文導致詞義的不恰當的分化，主要是在兩種不同情況下產生的。

第一種情況的產生，是由于一種語言的詞所表示的概念是另一種語言幾個詞—概念的總和。例如：日語動詞 *токасу* 表示“把、固體變為液體”；這一概念的內容可以由下列譯詞的總和完整地表達出來：“растворять（溶解）”，“распускать（溶解[于水，等等]）”，“растопливать（融化——冰，蠟燭）”，“расплавлять（熔解）”。這些動詞中的每一個，在一定的上下文中，都可以做原詞的相等譯詞，但是，它們中間的每一個都只表達原詞所表達的一部分概念，因此它們可以稱為“部分等義詞”。部分等義詞總起來表達一個

意义,所以不应该用号码来区分,因为号码的意思是可以把它们用作原文詞的各个独立性意义的标志。

第二,对照辞典举出的譯詞要适合于各种不同的上下文。如上面所說,日語動詞 *मुकुुरु* 和俄語動詞 “отплатить (报答, 报酬)” 和 “воздать” (用作 “отплатить” 的意思时^①) 完全相符。但是这些完全等义的詞并不永远都适用于譯文。*карё-но дорёку-ва муку-ирарёта* 这个句子不能譯为 “его усилия были отплачены (他的努力被报答)”, 而应譯为 “его усилия были вознаграждены (他的努力得到褒奖)”。因此,在辞典里,除去 “отплатить” 这个詞以外,还应该提出 “вознаградить (褒奖)”, “отблагодарить (答謝)” 等詞,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应提出 “отомстить (报复)”。这样做是很对的,这可以減輕翻譯人員的工作,但是这些譯詞被不正确地区分为日語動詞的各个单独意义,这些意义只不过是各种不同的上下文中能够被利用的不同譯詞而已。由于类推“有关联的意义”(按照 В. В. 維諾格拉多夫的定义,它們“只在和概念及由概念的詞的标志严格规定的范围有关的情况下,才能出現”)^②, 这样的譯詞可以称为“有关联的等义詞”。在举出的例子中,譯詞 “отблагодарить” 和 “отомстить” 的总合意义被 “отплатить” 这一概念所包括,它是 *मुकुुरु* 的准确意义,并且也能作为它的譯詞,作为后面的一些譯詞的解释說明(但这是少有的巧合,对有关联的等义詞來說不是表征性的)。有关联的等义詞,作为各种不同上下文中的、意义相同的詞的譯詞,同样也不应该用号码来划分。下面詳細地談談这个問題。

分析一下含有复杂的意义结构的詞,以作为所說情况的例

① 本文部分地利用了由我主編、Л. А. 涅姆捷尔和 Н. А. 塞洛勉特尼柯夫主編的日語辞典的某些譯詞(1951年版),部分經過校正和批判,正確些說,是自我批判。

② В. В. 維諾格拉多夫:《論俄語語义单位的主要类型》。《А. А. 沙赫馬托夫論文集, 1947年,第360頁。

証。

对比一系列日語詳解辭典的結果，動詞 *окосу* 可以規定為下列意義：第一個意義可以或是用解釋法闡明，“使某人具有站立的姿態”，或最好是譯詞——“*поднимать*（扶起）”，“*ставить на ноги*（使立起，指睡倒的或跌倒的）”。由此，就得到“*поднимать*”、“*поднимать на ноги*（будить 叫醒）”以及有有關聯的意義：“*вывести из упадка*（使脫離跌倒狀態）”，“*наладить*（安排好）和 *оживить*（使蘇醒）”。然後，跟着的是日語諸詳解辭典規定的意義，如：*хассэйсасэру* 或 *сёдзуру* “*вызывать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появление чего-либо*（引起某物的發生，出現）”。依賴不同的補語，*окосу* 在這一意義上被譯為不同的詞：“*поднимать*，*возбуждать*（引起，如：引起“不安”）”，“*вызывать*，*возбуждать*（引起“某人的某種感覺，狀態”）”，“*производить*（生產，例如：“生產力”）”。辭典所沒有載明的，為個別補語所要求的譯詞在有上面舉出的解釋的情況下，翻譯人員自己能夠找到它們，但辭典里必須有這些詞中的一個。*окосу* 可以帶有疾病名稱作為補語。在這種情況下，生病的人的名字是主語，而句子是特殊類型的及物短語（переходный оборот 按指動賓結構——譯者）（關於這些，下一篇文章中還將談到），正是這種短語，它以動賓結構的形式表達主體狀態，但並不需要動詞實際表示出主體對客體的影響。*карэ ва кикацсён-о окосита* 依照字面的意思表示：“он вызвал（подразумевается “у себя”）*бронхит*（他喚起（意思是“在自己這裡”）支氣管炎）”，實際是“он заболел бронхитом 他得了支氣管炎病”；*карэ ва кёдзу-ни энсё: о окосита*——“он вызвал（подразумевается “у себя”）*воспаление на ране*（他引起（意思是“在自己這裡”）傷口發炎）”，實際是“у него воспалилась рана（他的傷口發炎了）”，也就是動詞從主體方面不表示任何意圖和積極性。

當 *окосу* 帶有疾病的名稱作為補語時，*заболеть* 這個詞是